

【苏联】弗·斯列波托夫 著
姆·邦·列夫

深水里的战斗

SHENSHUI LI DE ZHANDOU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弗·斯特列彼托夫 著
【苏联】姆·邦达列夫

深水里的战斗

程金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內容介紹 •

這是一篇驚險小說。

以洛凱為首的美國間諜假借進行科學研究工作的名義，在日本海進行偵察活動，因為一個偶然機會，美國海員救起了三個遇難的蘇聯人，得知了蘇聯艦上有着一種已經試驗成功的新式儀器。洛凱為了獲取這方面的情報，不僅不給予失事的蘇聯潛水艦任何援助，反而喪盡天良，指示爪牙一再進行破壞，企圖炸毀蘇聯潛水艦。但是由於蘇聯水兵進行了英勇機智的鬥爭，使得美國海盜的陰謀詭計和破壞行動遭到徹底破產。

В. СТРЕШЕТОВ

М. БОНДАРЬЕВ

ОХВАТКА НАД БЕЗДНОЙ

譯自蘇聯“СОВЕТСКИЙ МОРЯК”

第10期至14期

深水里的戰鬥

弗·斯特列彼托夫 著
娜·邦達列夫

程金明 譯

*

江蘇省書刊出版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號

江蘇省新华書店發行 江蘇新华印刷厂印刷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4 字數 44,000

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八月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數 70,001—78,000

查尔兹·洛凯的“水下战略”

差不多快有一个月了，“卡修比亚号”这艘研究海洋学的船，老在日本海里行駛着。它移动得很慢，对每一块海域都要进行詳細的探查。“卡修比亚号”是一艘有着最新科学技术设备的船，它的内部設有水文、生物、浮游生物和鱼类四个实验室，而在上层艦桥上，还有气象实验室。

偶尔之間，“卡修比亚号”得把深水扫雷具沉放到水底下。这时的橋楼上，总是挤满了人，而且都焦急地等待着，看扫雷网的出水情况。然而扫雷具每一次从深水里捞上来的，却是一些軟綿綿的龙虾、灰白色的海参和鮮艳夺目的海綿等物。

“在日本海里，浮游生物有三十二类；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一百四十二种。”查尔兹·洛凯教授对自己的助理人員宣布說。

海洋生活研究者洛凯是“卡修比亚号”船上的全权主人，那些助教、科学工作人員和水兵們，都得受他管束，就是船长蒂尔沃齐本人，也要听他指揮。

洛凯是一个身躯魁梧的人，肥头大脸，黑里帶紅的面孔；一双眼睛很小，眉毛也不浓厚，可是眼睛里却閃爍着一股狠毒的凶光。他老是板着面孔，与人談話时，凶狠的目光仿佛就要

穿透对方的心胸似的，因此，很少有人經得住他那种搜索性的逼視。这位教授先生很喜欢在上甲板走来走去，两只滿是雀斑的肥手，时常插在法兰絨褲的袋子里，嘴里唧着一个用粘土烧制成的陶器烟斗，不停地抽着烟。船上的任何規定，他都置之不理，不时地往閃閃发亮的甲板上吐着一口一口的肉桂色浓痰。

船长蒂尔沃齐看到这种情况，很是恼火，满脸的不高兴，于是几句怨言就冲出了口：

“真是一条髒水牛，癩皮狗……快些完蛋吧；你这条发着恶臭的鯨魚……”

但这只不过是躲躲閃閃的几句冷言冷語。尽管蒂尔沃齐很爱清洁，很想維持船上秩序，內心里有着极大的憤慨，但他是不敢作任何表示的，只要洛凱看他一眼，他就会立即沉黙下来，垂着两手呆立不动地站着。

洛凱除了教授头衔之外，行政上还有官阶，这一点对誰也不是秘密。蒂尔沃齐能够隱隱約約地猜到，“卡修比亚号”这次出航的目的，并不是洛凱要研究什么浮游生物和海洋、大气，以及水和土的相互关系之类，而是它負有某种偵察使命。

“真他媽的見鬼，那来的这个洛凱，他对我老是用命令口吻，而且絲毫不容許反問。”蒂尔沃齐想着。

已經連續颳了三日暴风，船长担心“卡修比亚号”的安全，于是建議往島上靠一靠，但洛凱还没有听完就粗暴地打斷他說：

“不要乱講，‘卡修比亚号’在波浪里还很稳定，没有什么

关系，可以往前走……”

洛凱究竟抱着什么目的呢？他任意驅使着“卡修比亞號”，一時向這邊，一時又向那邊，最初一個時期，還老是叫它繞着雅馬托暗礁打轉。這個暗礁是由兩個淺灘組成的，中間有一條深溝。但是這裡的水深都沒有超過300—400公尺。

不知因為什麼，洛凱很不滿意，他皺着眉頭，生氣地啣着煙斗，一股勁兒地抽着煙。

完全出於偶然，蒂爾沃齊聽到了洛凱向助教喀斯齊爾講的兩個零亂句子：

“它應該是在西北方面不遠的地方……討厭的日本鬼……可能又被他們騙入了迷陣……”

接着，遵照教授的命令，“卡修比亞號”就開始向西北方向駛去。

幾天暴風過去以後，海面上又逐漸風平浪靜了。在日本海內，水中含氧的百分比很大，從表面直到深處都是一樣，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使得海水呈現為深藍色。可現在，海面簡直平靜得象一面碧綠的鏡子。

甲板上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最後完成，貝爾敦工程師檢查了壓墊蓋的情況，鋼索上挂起了漆着保護色的橢圓形套筒。這是在準備投放水下電視裝置發信箱。

“放！”

起重臂的頂端慢慢地伸出船舷，經過它的頂架放下了鋼索，吊在索上的橢圓形套筒搖蕩着，終於徐徐地落到海里去了。

洛凱叫住了喀斯齊爾助教，蹣跚地走進自己的“特別艙”，並且隨即把門緊緊地关上。在這個“特別艙”里，裝有一具電視機，它的螢光板特別大。教授給喀斯齊爾指點了一張軟沙發，兩個人就一同坐下了。這個“特別艙”真是“卡修比亞號”船上神聖人物的聖地，除了洛凱本人之外，只有教授的寵兒喀斯齊爾一個人可以進得去。這“特別艙”同時也是一個設備特殊的實驗室，在幾張小桌子上分別擺着顯微鏡、制作標本的全套工具、各種量杯和燒瓶，而艙內的整個右半邊，則完全被攝影實驗室占用了。除了這些以外，艙內還放着一部電力一百瓦特的攜帶式發報機，整個船上的人，就連蒂爾沃齊船長在內，都不曉得有這件東西。

洛凱緊張而又急促地對喀斯齊爾助教說：

“報告司令部：蘇德鄒基的情報不確實，在指定的海域內沒有發現薩庫拉灘，看來這個海島已經消失，各處尋找仍然不見它的踪影。下一步我們將駛向“C”點。據我推測，那里定會有些收穫。順便報告一個情報：5月17日，有一艘軍艦從附近潛水駛過。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還需要調查清楚。”

正當喀斯齊爾在編寫密碼電報的時候，洛凱定睛看着電視機的螢光板。起初，螢光板呈現為灰色，不一會，板上顯出了一些發光的小小蝦點，而後，整塊板上都明亮起來了。洛凱猜想這是接近了海底。圓套筒向下沉落的速度在減慢。仿佛有層薄霧蒙着似的，教授看出了某些植物的輪廓，但是不很清晰。海底植物的莖葉在水中輕微地搖擺着，有許多魚兒穿來穿去。忽然，出現了一個魴魚群，在大石塊附近，還潛伏着螃

蟹。

“深度多少？”洛凱从電話里詢問着。

“八十公尺。”传来了主任工程师不太清楚的声音。

洛凱不太相信，重复問了一遍，結果回答还是一样。

教授的脸上浮起了一絲笑容。由于兴奋过度，他驀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几步迈到喀斯齐尔跟前，用手拍了一下助教的肩膀說：

“算了，这个电报不拍啦！看样子，我們已找到了所要找的目标。再起个新的电报稿，座标可以暂时不写……”

洛凱一面吩咐拍发电报，一面激动地在艙里走来走去。

“都弄好了，先生。”喀斯齐尔把密碼电报經发报机发出以后，即向洛凱报告說。

“好，很好！現在我們可要在这里住上一些日子哩。您相信嗎，博普？”

“在任何时候，我都相信您，先生。”喀斯齐尔用一种阿諛奉承的怪調回答着。

“您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洛凱也亲切地向助教說着，“在我們面前摆着什么样的前途，您能够理解嗎？”

“不完全了解，先生！”

“那末說，亲爱的，你應該听一听我查尔茲·洛凱的‘水下战略’理論。”

“我非常高兴。”

事实上，喀斯齐尔对于听理論課是很不感兴趣的。他阴沉、緘默，从来不愿多說話，虽然花名冊上写着他是洛凱的助

教，可是他对于科学却一窍不通。他喜欢的是輕装潜水运动，但也酷好功名，野心勃勃，幻想着做个飞黄騰达的偵察員。一切水文地理研究工作，对他來說，都只不过象耗子一样忙乱一通。然而他也懂得，在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默默地忍耐和等待。他想，既然把你交給了这位粗暴的教授，那就是說，有人需要你。至于洛凱教授，他是艾德瓦利·捷列之流的人物，是研究‘新結構’的学者，艾德瓦利·捷列，却是真正做氢弹买卖的人。可是这些又有誰知道呢？可能，連洛凱本人也仍然是蒙在鼓里。但这对于喀斯齐尔來說，正象对于千百个无名的下級軍官一样，是没有什么損失的。洛凱也和喀斯齐尔差不太多，对于海底生物和海参之类是不感兴趣的。他們只不过是借此来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小博普，您很討人喜欢，”洛凱开始說道，“也善于守口如瓶。我以后决不能把你放走的，我需要既忠誠而又是真的海狼样的人。为了實現宏伟的計劃，时刻都需要最忠誠的人。而您的过去，正值得荣获最崇高的褒獎，司令部那些短見的參謀对您的估計是不足的……您回想一下喀尔宁海軍上将一九五三年在討論新結構會議上所作的演說吧！那时候，他曾郑重地申述說：‘在将来，总有一天，苏联的海軍对我们比他們的空軍和陸軍更为危險。将来，苏联的艦队一旦冲出他們自己那些閉塞的海湾，全世界的所有海上交通綫都可能遭到威胁。’喀尔宁海軍上将是一个卓具远見的人，他預先指出了将要来临的威胁。請您不要忘記，在目前，苏联的潜水艦队已經手屈一指了，它已跃居世界首位。現在，苏联潜水艦的

活动半径已经超过了七千海里，这就是说，它可以自由地横渡大洋，同时也可随时返回基地。要是再加上导弹和火箭的话……我们就毫无办法，总之，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在俄国人的后面了……”

“难道全都这样糟糕吗？”喀斯齐尔不由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不，当然并不全是如此。要知道，我们也不是坐以待毙呀！您听说过关于用尼龙制造水下航行的超级输油船的事吗？知道技术科学博士布什的计划吗？”

喀斯齐尔忧伤地噎着气。在这些问题上，他是个十足的门外汉。至于潜水运动，那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布什博士，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还在一九四八年前，他就在某地领导着一个组织。他当时就说过，他并不是没有信心的。”

“那是个什么组织呢？”洛凯显得很激动，继续说。“不是别的什么，我亲爱的小伙子，正是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是进行新式武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正是这位布什，建议利用原子弹进行破坏活动。在他所建议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这样的：利用商船把原子弹运到目的地，令其在靠近城市的附近下锚，待到突然袭击的时候，使商船同炸弹一起爆炸掉。他的另一种方法更为简单，那就是：把原子弹从商船的舱口抛出去，使其沉在港湾或海峡的底上，而后应用无线电信号，或者特别的信管，使其在必要的时候引发。这样，把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置于共产主义阵营各国的城市周围，将

来就可一声令下使其同时爆炸。当然囉，这声爆炸也就是全球战争开始的信号……”

“那我们呢？……”喀斯齐尔克制不住自己，信口问着。

“我们嘛，……现在还不是为这个，那要稍微迟一点。我们眼下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可恶的石礁，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这家伙并不大，其顶点是一个久已熄灭了的水下火山，或者是与这个相类似的什么东西，也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下沉的小岛。然而，它周围的深度却达到了三千公尺。您懂得这说明什么意思吗，博普？”

“我什么也不懂，首长！”喀斯齐尔坦率地承认着。洛凯哈哈大笑起来，说：

“问题也正在这里，以蒂尔沃齐为首的那些傻瓜是不能理解这个意义的，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整整一个月老在这日本海前前后后地游来荡去。他们以为我们只不过进行科学的探讨，因此对待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漠然处之。而我们的一切，都是考虑得很详细和周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是在研究海底生物呵！目前，我们也确实在研究海底淤泥。但是也有一些著名的公司，却利用尼龙制造水下航行的超级输油舰。这样一艘舰可以隐蔽地输送十三万吨燃料和粮食，如果需要的话，还可用它运送氢弹，以及修理水面舰艇和潜水舰的各种装备。而所有这些输送工作，将同潜水舰一样，都在水下进行，其速度将能达到每小时六十哩。正如莫姆辛海军中將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在现时代，水下舰艇已经面临到克服锈蚀这一障碍的边缘了。在共产主义阵营各国的周围，以及在世

界大洋上的許多地点，我們还要建立潛水基地，增加水下和水面艦艇，补充水上飞机，設立儲备原子彈的仓库。这样做下去，将来即使海軍兵力脱离了自己的基地，仍然可能在連續几个月的時間內进行有效的活动。現在，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明白啦！先生……前途无限远大……”

“正是这样。我們将来要制造出能够容納120→130人，并且是直接登陸的艦艇。也要制造能够往苏联內海(如里海)运送潛水艦的直升飞机。将来，还会出现輸送火箭的裝載罐，它可以用小型艦船进行牵引。如果使用两个以无声机械和精确的測向仪器装配成的‘基列号’艇，則可以准确地对远东海岸綫上的任何地点施行威胁，在必要的时候，又可連續几个月地潛伏在象眼前这样細小的水下高地上……‘基列号’——‘伤亡警报！’……”

如果不是突然听到了尖銳的鈴声，洛凱教授的“水下战略”还不知道要談到什么时候才得完哩！……

“他們出了事！”喀斯齐尔喊了一声，同时跳起身来。

洛凱同他的助教匆匆忙忙地赶到甲板上来了。

考察团的同事們紧紧地围成了一个圈子，大家都在瞧着一个地方。当洛凱走近的时候，他們讓出了一条路等他走进圈子去。甲板上躺着三个不認識的人，他們身上还纏裹着海藻。‘俄国人！’洛凱走近前去，一下子就判定出来了，同时又向蒂尔沃齐投了輕蔑的一瞥，意思是說：‘真是个大笨蛋，碰到几个淹死了的人竟弄得这样忙乱！……’



“他們还活着，先生！”船上的医生阿曼特說道。他似乎猜到了教授的心事。

洛凱皺着眉头，默不作声地盯着这三个面色发青的人，他們是考察团的同事們在这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偶然遇到的。他們是什麼人呢？為什麼會出現在这里？“卡修比亚号”自从进入日本海以后，从来就沒有遇到过一条船，也沒有看見过一艘軍艦……可是……

洛凱松开皺着的眉头，似乎想起了什么，輕声地对喀斯齐尔說道：

“把他們所有的証件都給我弄到‘特別艙’来，手脚放灵巧一些，不能使任何人有所怀疑……懂嗎？”

“我馬上执行，先生！”喀斯齐尔也輕声地回答着。对他來說，这样的任务正是駕輕就熟的。

海 的 声 音

海面上狂风怒吼。就是在深水底下航行的潜水艇也还摇摆不定。在某些隔舱里，温度已经上升到五十度了。人们浑身是汗，都已张开大嘴，用口呼吸着热空气。可是，所有的人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做着业已习惯了的事情。

工程师尼古拉·鲁缅采夫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加难受。他没有服过兵役，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艰困的远航。由于很长时间以来老在水下，有时候，鲁缅采夫会突然感到自己坚持不住，似乎马上就要发疯了。鲁缅采夫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工程师。的确，不要看他这样年轻（不久以前才刚满二十七岁），在泰金斯科的工厂里，他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自信心很强，而且看得出来，他既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也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他常常整日整夜地埋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从不迈出门槛一步，以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几百次地检验着各种设计，完全抛弃了自己应该享受的一切——休息，文娱活动，甚至爱情。他的助手依娜·克拉弗钦柯，这个有着一对沉静的大眼睛和淡青色头发的姑娘，总是不得不微带责难地摇摇头，并且几乎是哀求式地说道：

“尼古拉·阿尔辛齐耶维奇！趁热吃吧，不要让饺子完全冷啦……好吧，稍微停一下工作，那怕少吃一点也好……”

鲁缅采夫懊恼地蹙着眉头，好象是要摆脱某种烦闷，于是漫不经心地嚼着饺子。全工厂的人都知道，依娜热烈地爱恋

着自己的首长，但只是魯緬采夫本人什么也沒有发觉。他已經习惯了依娜对他的关怀，并且全部接受了它，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

直到現在，当远渡重洋离开了自己亲爱的城市的时候，魯緬采夫才意識到，他不能缺少依娜，不能沒有她的关怀和鼓舞。虽然水兵們对他都很尊敬和关心，但他們过的是非常严格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魯緬采夫來說是难以設想的。

老实說，魯緬采夫應該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他的仪器已經試驗成功，現在，潛水艦正在返回基地的途中。不錯，回去以后会有許多新的試驗，要进行新的检查，整个的春天和夏天的一部分時間都将用在这些事情上。然而就在此刻，魯緬采夫也能满怀信心地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在一定深度內測出声音的新方法，使用我的仪器，我們將能发现很远地方的潛水艦。”这是海的声音……“魯緬采夫仪”在这一方面将要开辟一个新紀元。尼古拉·阿尔辛齐耶維奇也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样，还没有完全摆脱虛荣心。他在給依娜的信中写道：“我的虛荣心已經得到最大的滿足：事情进行得非常順利。您可以向我祝賀了。我很高兴，在这里面也有您的劳动，有我們整个集体的劳动，您也应当享受一份榮譽。我在这里还得停留一个不长的时期。水兵們都是一些和睦可亲的人，他們富有同情心，他們想尽一切办法来調剂我的日常生活，我同他們当中的許多人都成了真正的朋友。在这封信里，我只能順便給您介紹一下布尼亚科夫·彼得·斯切潘諾維奇。他是个海軍上士，也是个聪明伶俐討人喜欢的小伙子。我知道，他很快就要轉入預备

殺了。他是我們的同鄉，是從烏斯齊——捷列茨科耶來的，但是他並不想回家，希望到某處工廠里去找點事做。我已答應給他作個介紹人。我們工廠里大概還有空位置吧？請您跟康士坦丁·叶弗列莫維奇談一談這件事。我個人是極其需要有象他這樣一個對於潛水艦了如指掌的人作助手。您知道，我們的工作還只不過是剛剛開展起來。布尼亞科夫是個很好的青年，也很有點才能，並且報紙上也曾登載過關於他的消息……”

真的，布尼亞科夫確實是一項最寶貴的財產。他有一雙“巧手”，工廠的實驗室里要是增添這樣一個人，那完全可以引為驕傲。魯緬采夫決定，要在这位海軍上士離隊返鄉以前把這封信發出去。

……潛水艦搖蕩得愈來愈厲害。由於這種勻稱的搖蕩，工程師的兩眼開始暈眩了，他感到作嘔想吐，經受着惡心的折磨。

潛水艦艦長多羅非耶夫少校帶着憐憫的心情望着工程師，心里想着：“快點返回基地吧……我們的工程師已經是體疲不堪了……”

就是多羅非耶夫自己也已經感到非常勞累。最近三天以來，他一直沒有合過眼睛。他竭力驅走夢神的纏擾，嘴唇都咬出了血，可是，眼皮卻還总是不由自主地合攏來。

突然，從柴油機艙里傳來了報告：水！……瞌睡症陡然消失。多羅非耶夫曉得這是發生了什么事：單向閥損壞了。必須趕快浮起來，不然的話就會無法挽救……

潛水艦浮起來了。浪濤立即吞沒着甲板。寒冷的西北風刮得人們站立不穩。四周望不到邊際，只有藍黑色的大海在怒吼。內燃機兵爬上來了。他們身上纏着繩索，急速地往艦尾鑽去。他們整個時間都是埋在水裡，輪番地進行工作。很快，把破壞的地方修繕好了，於是水兵們又下到艦里去。

艦長本人始終是站在駕駛台上。信號兵瓦熱諾夫也一直站在旁邊。

“急潛！全部下沉！”

直到這時，多羅非耶夫少校才發現魯緬采夫工程師也在他的身旁。工程師顯得非常愉快，他迎風伸着變得發青的面頰。如果不是在外面延宕過久的話，魯緬采夫完全可能是另一種樣子。但是，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一聲巨大的爆炸震撼了寬闊的海面。潛水艦突然來了一個大顛簸。多羅非耶夫感到甲板已從腳底下滑走了，接着他瞧見工程師那張吓得發白的面孔，和那很不自然地伸開着的兩隻手。而後，多羅非耶夫終於意識到了：他已經沉浸在冰冷的海水中了。

破 坏 行 为

三個蘇聯人偶然地輪在美國船上了。“卡修比亞號”船上的人們對於這件事情抱着各種不同的態度。船長蒂爾沃齊命令把三個客人安置到最好的艙位里去，囑咐下面好好關懷和照顧他們，因為這是幾個遇難的海員，從各種迹象判斷，他們